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施華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四

宋　祝穆　撰

人道部

故交

羣書要語不遺故舊（伐木序）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微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憲問）越人結交盟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他日相逢馬當下

詩句哀哉綀裙子負薪躡破屐豈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不見老優孟談笑託諧美杜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陶淵明　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誤綴綴意益彌韓寄崔立之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杜與源明虔　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柳惲　厚禄故人書斷絶

古今事實

不棄蹐屩借用

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踦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恠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之與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

不棄蓍簪借用

孔子遊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蓍薪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無失其故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曰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班荆與食

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子朝之子聲子相善也及伍舉奔晉聲子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注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

重見故人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鐸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閑心目足矣

綈袍戀戀

范雎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賜之後雎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道逢練裙見先友門

斬其故人

陳勝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門吏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乃召見載與歸後宮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

故人遺扇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懐章綬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敷乃勞之曰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以為上

客

脫粟見待

公孫弘起家為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其偽詐也弘聞之慙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故人無子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

食及護家居妻子頗猒吕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吕公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吕公終身

獨有二天見故吏門

造門叙舊

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我是李君通家子弟

已為鬼録

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灾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

昔日遊處謂百年可長相保何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

之傷心頃撰其遺文却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録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

盃酒叙舊

嵇康絶交書云今但欲守陋巷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濶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始合終睽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潯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堅其後周詣翟

翟不與語

多擢舊交

何晏遷侍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迎友之喪

范雲好節尚奇專赴人之急少時與領軍王駭善駭亡於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唅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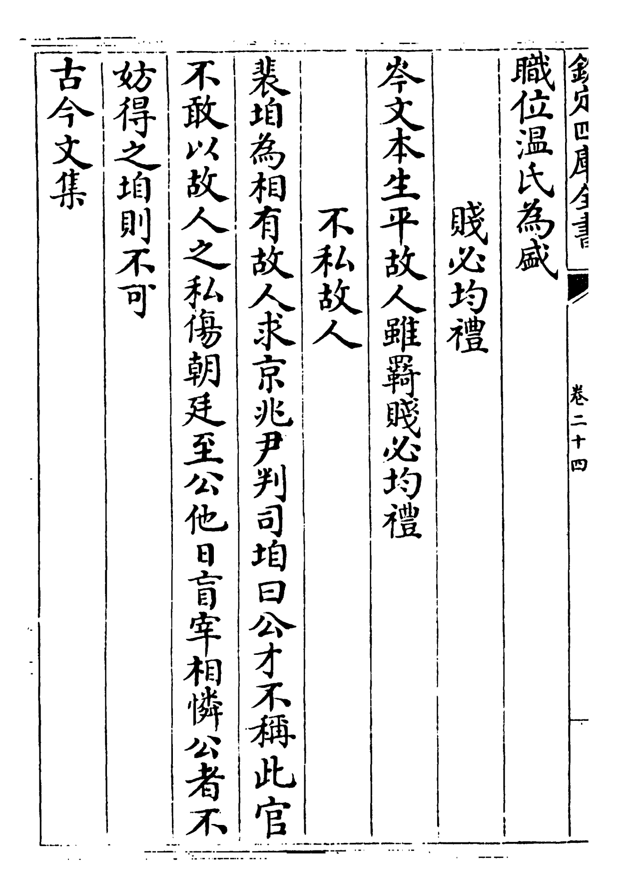
故舊難恃

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自許不推先之

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唐郡涉義宣事敗繫獄屢密請峻求相申救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多有以故舊自恃宜以此為戒

兄弟有契

温大雅在隋與顔思魯俱在東宫弟彦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内史省弟彦將又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顔氏為優其後



職位温氏為戚

賤必均禮

岑文本生平故人雖羇賤必均禮

不私故人

裴垍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不可

雜著

送侯權秀才序　　白居易

貞元十五年秋余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余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蹎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髪已多矣時予尚為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余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橐輜則曰日削月朘矣問别來幾何則曰一

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别時文才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余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子而言余不為不遇爾嗟乎侯生命實為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别余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陸龜蒙

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河南房公京兆杜公

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殁門人歸於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文皇生人受賜豈非文中子之書始塞而終通乎文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之書不絶於口一旦訪龜蒙曰宣中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三君致君中興是内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乎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出弱冠龜

蒙幸參遊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詠歌及丞相為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邊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書數十標未嘗干求諸侯故没没然無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羣材立清廟丈人乘間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謝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為送

古詩

停雲　陶潛

停雲思親友也樽湛新醴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感舊　曹顏遠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羣士所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賔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

傷友　白居易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棲棲雖云志氣在豈免顔色低平生同門友通籍在金閨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暌正逢下朝歸軒騎王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悽悽蹇驢避

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頭忘相識古道土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

律詩

逢謝偃　高適

紅顏創為別白髮始相逢唯餘昔時慮無復舊時容

長安逢故人　郎士元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

官今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持釣竿

春日憶李白　杜甫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聽舊人穆氏唱歌　劉禹錫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途中寄友生　羅鄴

秋庭悵望别君初折柳分襟十載餘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攜樽座外花空老垂釣江頭柳漸疎裁得詩憑千里鴈吟來寧不憶吾廬

詩話

别後寄詩

元微之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下與名輩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

州元至褒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巳在涼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貴不相忘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塲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醖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霄宫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慇懃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相忘遠

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遂遷戶侍高齋詩話

市交

羣書要語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谷風

有交際曰以奴顏婢膝為曉解岳峙獨立為澁厺抱朴子

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曾連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_{戒子}初則許之以死徇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_{張九齡書}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_{楊子}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_{同上}以勢交者勢傾則絶以利交者利窮則散_{文中子}

古今事實

馮驩市喻

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

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

廉頗怒客

廉頗免長平歸故里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我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怒乎

翟公書門

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内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

落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鄭傳

失勢即去

前漢竇嬰失勢諸公引去惟灌夫獨在故二人相為引重

初附終叛

王荆公薦吕惠卿為參知政事既得位遂叛荆公聞見録

制詞毀譽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將下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遂黽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之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税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

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酲猶在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子亦憮然而去東軒筆録

古今文集

雜著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

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常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頴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

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貧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瞿公之客貧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瞿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游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

為利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熈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為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余道安

古語云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昔田常以齊相之重封君之富邑入萬户皆盡於賔客其食客三千

有餘人遂能折秦之謀而成齊之強一旦齊王以毀廢之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乃知人情向背古今常然某忝位於朝毀廢而歸痛絶賓客日尚惶懼矧敢以死生貴賤責人之交哉江君秀才文清而識遠雖嘗辱撇裾門下而亡力推致忽自廬陵涉江踰嶺悤然見顧其色温然其談毅然非仁義不出諸其口真有道不同於俗者也嗚呼常聞大將軍青任遇既衰而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得官爵唯任安不去史氏以為美談今之士

大夫能為人軒輊者乃肯閒關千里訪我陋巷兹所以知君之義增我之媿耳及其告歸以詩為送

感君千里遠相過晤語經旬接粹和上客杯盤衹炊黍主人門巷正張羅海山霧暗紅塵少嶺路梅黄細雨多日暮津亭送歸恨唯知極目望煙波

古詩

箜篌謡　李白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

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謡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重重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貧交行　　杜甫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勿去草行　　楊次公

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君不見長安公卿家公卿感時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又不見千里萬里江湖濱觸目悽悽無故人唯有芳草隨車輪一日還舊居門前草先鋤草於主人實無負主人於草宜何如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

息交

羣書要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樂毅書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陶辭天下俗薄朋友道

絶焉詩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詩序

詩句故交不過門青草日上堦李白

古今事實

著絶交論

後漢朱穆字公叔著絶交論亦矯時而作注穆與劉伯宗書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絰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足下相與豈丞掾之徒

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乎咄劉伯宗於此三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與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父戒其交

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福後遂不終世說

閉門却埽

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埽塞門不仕江文通恨賦

古今文集

雜著

廣絶交論　劉峻

事源見先友門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子皮逝而國子子産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箎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伯牙范張欵欵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絡繹縱横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不能測而朱益州汨㵎叙粤謨訓捶直切絶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

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汚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起溪谷不能喻其險鬼神無以究

其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蓋如飛鶴）成陰高門旦開流水（馬后車如流水）接軫皆顧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

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斂頣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莊子曰惠施云黄馬驪牛三謂黄驪色為三也王褒碧雞頌敘温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

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言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吳越春秋子胥曰河上之歌云同病相憐同憂相救）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湫隘苫蓋言貧賤時也）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言宰嚭由伍員濯溉而榮及張耳陳餘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

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顔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虵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量度其輕重而交也其流五也

凡斯五交義均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

梗㮄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櫝楚朱穆昌言而示絶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傑早綰銀黄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聨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肩摩趍走丹墀者疊跡

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越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父執 先友附

羣書要語父黨無容禮運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曲禮

丈人吾父之友崔南甫穆氏四子講藝記

詩句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杜

古今事實

父黨造門

班彪家有賜書父黨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叙傳劉孝綽

年十四父繪掌制誥常使代草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宋本傳

友不答拜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之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父友候問

陳蕃少時閒居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

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賔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對子字父

與阿戎談並見年齒門

往見優孟以下係先友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

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為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衣食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泣撫其子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

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春秋外傳

託以妻子

郈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孔叢子

賑其妻子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

收養其子

處士樊英有隣人子止英家每醉呴呼弟子陳寔問之

英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

罪不及子

嵇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謂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請為祕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起家為丞

嵇紹不孤

晉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善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道逢練裙

梁任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學術墜其家聲流離不自振西華冬月著帗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曰我當為卿作論乃著廣絶交論譏其舊友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憐其收豚

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收豚於長垣澤其父之友謂曰二千石子而收豚縱子無恥奈何先君

教育其子

韓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魏公聞於朝命之官公判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所為或過舉公掛師魯像哭之朴亦死聞見録

嫁其二女

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於京師奎使長子主喪事周卹其家嫁二女焉墓誌

庭訓其子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當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聞見録

古今文集

雜著

先君墓表碑陰先友記　　柳宗元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令之世言交者以為端敵悉書所尤厚者附兹石以銘于背如右

東坡云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葢二十人附見集末

邵氏聞見録云柳子厚記其先友為父墓誌意

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列其姓名官爵可矣又從而譏病之何也是時子厚貶永州好譏議如此則為尚書郎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貴重者其資如此

古詩

送張輿赴舉輿即同年之子

劉禹錫

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辭天麒麟今

成一丈夫坎軻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
與撫孤悄然傷我神依依見眉睫默默含悲辛永懐同
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齊飛凌煙旻曲江一會
時後會已凋淪況今三十載閲世難重陳感時一已過
來者日日新不如揺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霜
餘識松筠肅機乃獨秀武抱亦絶倫爾今持我詩西見
二重臣成賢必念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為丞相氣力倂
陶鈞乞取升斗水因之雲漢津

主賓館賓附

羣書要語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同上尊客之前不叱狗曲禮賓有禮主則擇之七隱我有嘉賓鹿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需魚川泳而鳥雲飛樂是賓主之相得也韓文地主歸餼哀十襄三

館賓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禮賓至如歸毋寧菑患

為東道主

燭之武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

僖三十

稱主人翁

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賈驚問曰秦相張君公聞之乎范雎曰主人翁頋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為御之入秦相府須賈

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

張君𧶘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

食客之衆

孟嘗君田文在薛食客常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人

人自以為親已史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

食菜列女傳

雞鳴狗盜

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客下坐有能為狗盜者夜入

秦宫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幸姬幸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即馳去變姓名夜半出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

毛遂自贊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趙勝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有勇力文武者二十人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曰臣得如錐之處囊中乃脫穎而出毛遂

行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曰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客皆珠履

春申君傳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瑇瑁簪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史記

食客三千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賓不敢加兵謀魏

馮驩彈鋏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置傳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耳又蒯茅之類可為繩緱把劒之處彈其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復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又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

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悦

下令逐客

李斯上秦王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産於秦而繆公用之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張儀昭王得范睢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今逐客以資敵國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開館延賢

公孫弘為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禄皆給之其後蔡李為相客館丘墟而已

寧逢惡賓見故人門

常置驛馬

漢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一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

翟公書門見市交門

且留東閣

薛宣爲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雲傳

倒屣出迎

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漢書

坐上客滿

北海孔融性寛容好士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盛禮待客

崔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豐於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勑妻子曰吾幷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以菜具無爲諸子所嗤也華嶠書

賓主相忘

諸葛孔明每至龎德公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上冢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無主客禮

許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元龍無主客之禮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劉備聞此語謂汜曰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

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假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魏志

設溥主人

李勝出為荆州刺史往辭司馬懿懿陽為昏謬亂其詞因欲自力設溥主人生死共别

亹亹逼人

謝安弱冠詣王濛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

有此客不

謝安造桓温温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頗嘗見我有此客不

不妄通賓

袁紹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内知名不得見英雄傳

見薄不恥

步隲避難江東與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㑹稽焦征羌名矯郡之豪族懼其見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作食身饗大案殽膳重沓設席置地坐隲旌於牖外以

小盤飯與之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𩀱取致飽乃出旌怒曰何能忍此𩀱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宜也當何所恥

噉粗不恥

宗慤任氣好武不為鄉曲所知鄉人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必方丈而為慤設粟米菜葅謂客曰宗軍人貫噉粗食慤致飽而退他日為豫州刺史業為慤長史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

避遠賓客

唐蕭俛位宰相性簡潔以聲利為污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

欲授子經以下係館賓

漢孫寳御史大夫張忠辟寳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館舍儲峙

不能禮賢

謝方明為會稽太守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時

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内靈運又以為絶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長瑜當今仲宣而館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

教諸生嚴

吕正獻公通判頴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

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侍講公方十餘歲内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甞言人生内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家傳

館於府第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但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帥客

也簡肅公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産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聞見録

子陪大祝

富鄭公之父甚貧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子鄭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公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聞見録

女嫁門賓

孫貢公素昔爲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妒悍坡嘗以詩戲之

狎遊縱飲

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爲滕畧無慚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漢書也復問漢高

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館賓教走

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才出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做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觷字柔直者抱負不苟時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爲塾客然

亦未暇與之相接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常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壊了早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是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召命

朱子語録

古今文集

雜著

東北道主

秦晉圍鄭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北道

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為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容齋隨筆

古詩

寄黄充　陳師道

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

律詩

絶句　　陳師道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逢每如此好懷百歲幾時開

詩話

賓客炎涼

唐李適之在相位每退朝則邀賓客諧謔賦詩曾不避李林甫之害嘗為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忩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待如何及罷相又為詩曰避權仍罷相樂

聖且銜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之

贈以女奴以下係館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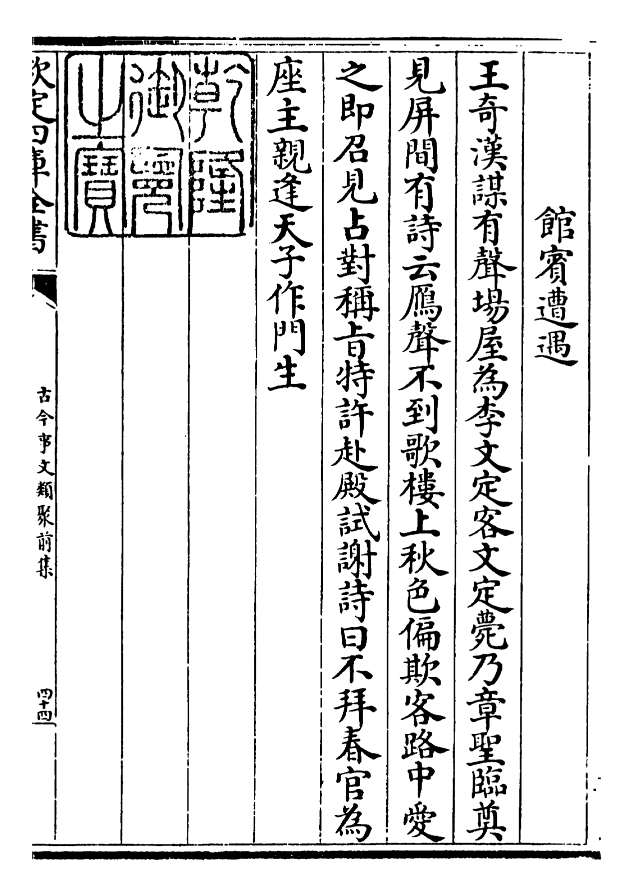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牆出娼家公知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殷懃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牆門客自愧作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青瑣集

庖蛙煎鱔

山谷戲答史應之云歲晚亦無雞可割庖蛙煎鱔薦松醪以應之嘗授館於人為童子師故云爾前輩嘗有詩曰來朝為送先生飯一夜溪溪捉鱔魚

館賓為守

趙平叔客漣水軍郡守召致門下數年平叔以館職守漣水後守以所居為豹隱堂石曼卿詩云熊飛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惟在立談間



館賓遭遇

王奇漢謀有聲場屋為李文定客文定薨乃章聖臨奠見屏間有詩云鴈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愛之即召見占對稱旨特許赴殿試謝詩曰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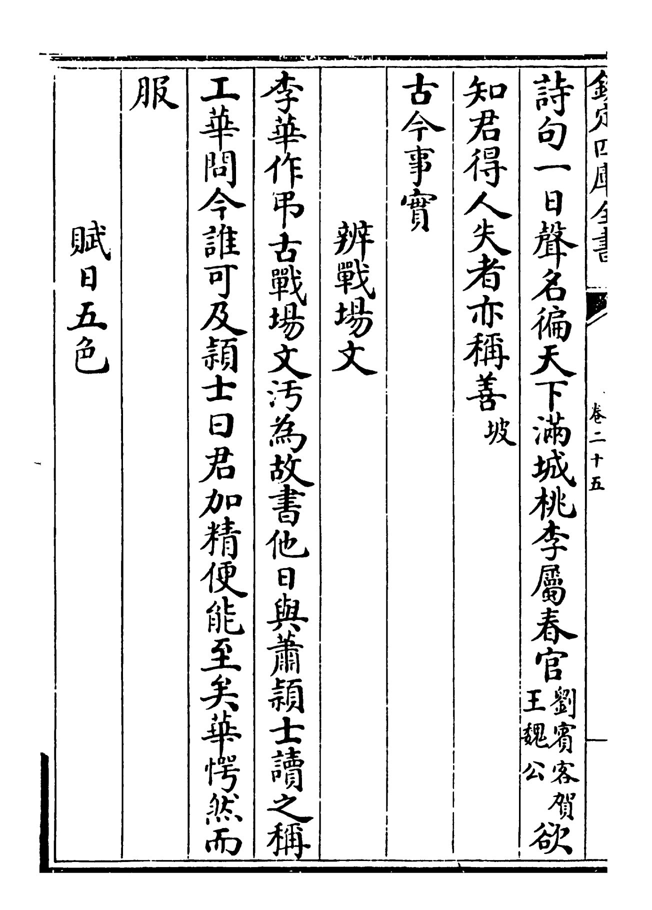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五

宋 祝穆 撰

仕進部

校文主司

羣書要語登明選公韓文手持文柄高眡寰海摭言士患經術之不明無患有司之不公進學解當道者又皆良有司肯與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哉韓文



詩句一日聲名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劉賓客賀王魏公欲知君得人失者亦稱善坡

古今事實

辨戰場文

李華作弔古戰場文汚為故書他日與蕭頴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頴士曰君加精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賦日五色

李程開元中試日五色賦先已榜落初出試場楊於陵遇程詢其所試程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冊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擕之以謁主文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文場中若有此賦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納卷對之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擢為狀元

賦阿房宮

吳武陵為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下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搢笏為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詞既警拔而武陵音吐條暢坐客大驚武陵謂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郾曰如教牧果異等

黜去浮艷

貞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恠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文華然體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

主司權輕

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主俊秀科昂性剛急集貢士

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悉黜之旣而昂外舅蔦李權於昂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權曰鄙文不臧已聞命矣執事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下而洗耳何哉昂訴於執政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大唐遺事

重司空圖

王文正公凝典絳州時司空圖侍郎方應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門後入

郭訪親知即不造郡齋瑯琊知之謂其尊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捷列第十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姓名甚暗所圖太速有鄙薄者號為司空圖瑯琊知有此説因召一榜門生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名益振後為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攜酒訪之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為名德所重如此北窻瑣言

堪掌綸誥

孫逖為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杜鴻漸至宰相顔真卿為尚書後年拔李華蕭頴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堪掌綸誥

懐金請囑

韋執誼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懐中金以内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實録

我輩汗顔

昌平閻劉蕡對策詆宦官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第能無厚顔蕡由是不得仕於朝

陸氏一庄

崔羣知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羣曰予有美庄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札不令就試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羣無以答唐餘録

私其鄉人

楊大年爲翰林學士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大年乃作色拂衣而入則曰丕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之用丕休哉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亦半有不以爲意而不用者聞見後録

歐變文體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險怪之語學

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為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横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而幾在廷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穆也是

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為第一人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内積安行之德蓋禀於天公以為積近於學改為藴人莫不以公為知言時主司或夢火山軍得名後歐公所取卷乃劉輝也筆談

寧取落韻

景德二年御試得李迪以下先是迪與賈邊皆有名場

屋禮部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衆特令就御試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捨注疏而立異論不可許遂取迪而黜邊當時

朝論大率如此

考官失察

建炎初戎務擾擾適當廷對未暇臨軒禮部進士姑令有司試策一道不經御覽潭州何烈不知所因只依常式於卷子内稱臣聞及聖問浮溪為考官坐不舉覺除

集撰奉祠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為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

一　懐甓喧噪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子黜落甚衆羣言沸揺懐甓以伺其出泌知潛由他途投史館宿數日太宗聞之笑謂左右曰泌職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固須防避又問曰何官職騶導雄偉都人斂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雜呵擁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擲甓之

患名臣遺事

舉子上請

世傳歐公掌貢闈舉子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陽湯悅楊鑾問答見鄭文寶江表誌

古今文集

古詩

次韻晁仲考進士卷　黄魯直

少年迷翰墨無異蟲蠹木諸生程藝文承詔當品目牀

敷設箱篚賦納忽數束變名混甲乙謄寫失句讀書牕過白駒夜几跋紅燭鈎深思嘉魚攻璞顧良玉談天用一律估畢厭重復絲布澁難逢快意忽破竹聖言裨曲學割冢綴邪惼注金無全功竊發忽中鵠翟公辟靡老新櫝茂棫樸御史戚降霜行私不容粟吏部提英鑒片善蒙釆録博士劉其楚銓量頗三復因人享成事賤子真碌碌

和晁仲覲試進士　　黄㽦直

人圍廟垣重鼓作宫漏曉晨門傳放鑰筌入荒庭湫初如失木猿稍若安巢鳥黄罏答拜辱月淡秋天杳發題疏經疑按劍或驚矯官曹察坐起邏卒禁紛擾儇趨蟻爭丘癡坐鷺窺沼江淮有名輩専場或孤鶱袖手深盤礴乞靈頗環繞稚耄半父子相面多中表鴻將鴈行斜牛舐快犢小墨泓駞寒雲筆尾撼叢篠雕鎸寄阜詠攗畧傾耳剽剖蚌得珠難揚沙見金少遺形欬冠屣忘味棄晌麨雖揮魯陽戈餘勇事未了喧鬨遂一空星河明

木抄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媿甚作詩送之　蘇子瞻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翻翻疑可識平時謾説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青青袍白苧幾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

次子瞻韻送李方叔　黃魯直

驥子墮地追風日未試千里誰能識習之實録葬皇祖斯文如女有玉色今年持槖佐春官遂失此人誰塞責雖然一鬨有奇偶博懸於投不在德君看巨浸朝百川此豈有意潢潦前願為霧豹懐文隠莫愛風蟬蜕骨仙

催試官考較戲作　　蘇子瞻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況我官居似蓬島鳳咮堂前野橋香劒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潮壯觀天下無鵾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

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鵠立

監試呈諸試官　蘇子瞻

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禀既得旋廢忘懶墮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每聞科詔下白汗如流瀋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芻蕘盡蘭蓀香不數葵荏貧家見珠貝眩晃自難審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釅

咀嚼沙礫磣廣眉成半額學步歸踔踸維時老宗伯氣壓群兒凛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淰至音久乃信知味猶食椹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衽謂當千載後石室祠高朕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凡飪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却顧老鈍軀頽朴謝鐫鋟諸君况才傑容我懶且噤聊欲廢書眠秋濤喧午枕

博士王揚休輾密雲龍同事十二人飲之戲

作　黄魯直

亂雲蒼壁小盤龍貢包新樣出元豐王郎坦腹飲床東大官分物來婦翁棘圍深鎖武成宫談天進士雕虛空鳴鳩欲雨喚雌雄南嶺北嶺宫徵同書𢥞欲眠視濛濛喜君開包輾香風注揚官焙香出籠非君灑項甘露椀幾為談天乾舌本

觀伯時畫馬禮部貢院作　黄魯直

儀鸞供帳饕蝨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横

木穿石槃朱渠透坐牕不邀令人瘦貧馬百蔵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

真誥云太極老君與傅先生木鑚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積四十七年而石穿遂得

神丹

考試局與孫元忠博士竹間對牕夜聞元忠誦書聲調悲壯戲作竹枝歌之

黄魯直

南牕讀書聲吾伊北牕見月歌竹枝我家白髮問烏鵲他家紅粧占珠絲

律詩

夜讀試卷呈君實景仁　王介甫

篝燈時見語驚人更覺揮毫捷有神學問比來多可喜文章非特巧爭新蕉中得鹿初疑夢牖下窺龍稍眩真邂逅兩賢時所服坐令孤朽得相因

詩話

號傳衣鉢

摭言云禪家相傳法謂之傳衣鉢唐狀元以下往謝主司有與主司同科名者謂之謝衣鉢故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第十三人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欲傳老夫衣鉢也質以為美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邵氏録

主司冬烘

鄭薰侍郎主文誤以顔標為顔魯公後取之後非是遂

為舉子賦詩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不負初心

唐人知貢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嘗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後為下第者改為五言末今日負初心嵐齋記

同牕窮達

劉虛白昔與裴令公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絶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

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焚香撤幕

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試官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列坐設位供帳亦威乃具茶湯至於試院學究則撤去席幕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皆黲其吻非固開之蓋防氊幕中藏文字供應人傳義耳故歐公詩云焚香答進士撤幕待諸生

賦詩被謗

至和嘉祐間塲屋舉子為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獘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梅聖俞作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為警策聖俞有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煇輩者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鬨然以為主司惟酬唱不復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待我曹為蠶蟻因造為

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經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稍稍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石林詩話

倡和盛事

歐公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倡和為古律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

陳彭年有親戚爲其所黜遂作詩云取他權勢要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

監試主盟

馮當世秋試於鄉里主司堅欲黜落已而綴之榜末時鄂倅南宮誠監試當折封大不平力主之遂至魁選明年廷試第一除荆南倅誠遷長沙倅當世以詩賀曰常思鵬海隔飛翻曾得天風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歎音書絶千里常思道義寛每

向江陵訪遺跡邑人猶指縣題看蓋江陵縣額誠所書也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爾則無復與考始疑侍史及回視之一無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為之三歎嘗有句云唯願朱衣一點頭侯鯖録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五